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五十六回 鄭雄途中見濟公 王貴林內劫孤客

話說濟公在天興店，用手一指點，見外面有一人兩眼發直，後跟一婦人。書中交代，來者這人，住在千家口東街，姓馬名茂。他父親馬振剛，他有兩位兄長都務本分，耕讀傳家，惟有馬茂是個逆子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。那日他在大街之上，把銀錢衣服全都輸了，無臉回家，買了一根繩子，意欲上千家口外，無人之處去縊死。偏巧遇見傅有德肚腸疼痛，他帶有痧藥，說：“我給你些藥吃吃。”傅有德吃了，靠著樹就睡著了。馬茂見他一個孤單行客，想：“他身上必有金銀，我摸一摸他肚腹，他要醒來，我就說，我摸你肚腹，還有疼痛否？他若不醒之時，有甚麼，我拿了就走。”便伸手一摸，把銀幅子就摸出來，一看，裏面有十二錠黃金，他把繩子扔下，拿著黃金幅子就走。自己一想：“我把我妻子接出來，找兩間房子，把黃金換了一錠過日子，倒是樂事。”想罷往前便走。見北邊有一個大葦塘，他四下一瞧，杳無一人，把銀幅子連黃金埋在那裏，留了一個暗記，自己回歸千家口。剛到了家門口，他父親馬振剛立在門口，一見馬茂氣往上沖，說：“畜生，你在外面無所不為，怎麼又回家來了？”馬茂說：“我接兒媳來的。我也不在你家吃飯了，家裏算沒我這個人便了，以後你也不用再管我了。”馬振剛聽了，忙說：“好好！你趁早把你老婆接出去罷，不要在家裏再生我的氣。”馬茂即到裏房，喚出妻子，要他跟了就走。妻子不敢跟他出去，因知他在外面無所不為，怕他生出異心把她賣了。他妻子孫氏，本是賢德之婦，跟婆婆說：“我不願去。”老太太說：“不要緊，你祇管跟他出去，有甚麼事，自有我給你做主。”孫氏無法，跟馬茂出來，走到半路，馬茂說：“我告訴你，我若不發財，我也不能接你。”孫氏也不理睬他，跟他出了千家口的村口。到了葦塘，尋著埋黃金所在的暗記，馬茂刨開一看，十二錠黃金蹤跡不見，裏面有一堆大糞。書中交代，十二錠黃金是被濟公拿去了。當柴元祿、杜振英救了傅有德的時候，說：“你等著，由南邊來一個窮和尚。”為何濟公由北邊來呢？那就是濟公把柴頭杜頭支開去救傅有德的，和尚走到北邊，把黃金刨出，帶在貼身，出了一回恭，照舊埋上。這時候馬茂一瞧就愣了，方纔由家中接妻子出來，說的大話不小，把妻子接了出來，此時黃金沒了，再把妻子送回去，那如何能行？真是話出如箭，豈可亂發？一人人耳，有力難拔，自己無法可想，連話也沒了。帶著妻子往前正走，剛來到天興店門口，濟公由裏面看見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說：“傅有德你看，偷你黃金的人來了！”

傅有德往外一看，果然不錯，見馬茂兩眼發直，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說：“眾位，我今天是報應臨頭。”一邊說，一邊跑，剛到面前一個水坑，“撲咚”落水去，冒了兩冒，即時身死。他妻子孫氏一見，就放聲大哭。正在痛哭之間家中有人跟了來，怕馬茂賣了女人。跟來之人，見馬茂落水溺死，把他妻子孫氏勸回，告訴他父親並兩位哥哥。馬茂已死，把屍身撈起來掩埋，把孫氏送回娘家另聘，這話不表。

單說這和尚把十二錠黃金給了傅有德，叫柴元祿、杜振英把二百兩銀子盤費拿出來也給傅有德，說：“我和尚唸你是個義僕，我賞你二百兩銀子。”傅有德是千恩萬謝，拿著金銀告辭走了。

柴元祿可就說：“師父，我們已到通順店去了，華雲龍是昨天走了，你老人家把盤費都給了傅有德，這比不得在臨安時節，眼前出門，在外吃飯要飯錢，住店要店錢，該當如何是好？”和尚說：“不要緊，勿論大小飯舖店家，吃飯住店，祇要我和尚一指鼻子就走不了。”杜振英說：“對，不指鼻子也走了。”三個人這裏說話，客人王忠聽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濟公給我治好了病，我應當酬謝酬謝，人心都該如此。”隨後拿出一百兩銀子來說：“給師父做盤費。”和尚一瞧惱了，說：“你拿這一百兩銀子，算謝我麼？我家值萬貫，誰來要你酬謝？快請拿回，我決不收領。”王忠聽如此說，亦不敢再給了。濟公說：“二位頭兒，跟我拿華雲龍去。”柴杜二人無奈，跟和尚出了天興店，陳孝等送出來。

濟公帶著二人，走了已有數十里之遙，到了一座小鎮，進店坐定，三人也覺得腹中飢餓了。柴元祿一想：“和尚大慈悲了，把銀子都施捨了，現在囊中一文錢也沒有，如何是好？吃飯得給飯錢，住店得給店錢，祇得把富餘的夾衣裳當了得一吊或八百，方可食宿。”想定主意，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祇顧行好事，把銀子一兩不留，這吃飯沒錢，如何辦法？”和尚說：“不要緊，我自有的道理。你們二位不用著急，跟我來！”二位班頭無奈，祇得跟著和尚走路。

來至西面，有一座大酒飯店，廚下刀勺亂響，座客滿堂，和尚就往裏面跑，柴、杜二人跟進，一直來到後堂坐定。跑堂的一瞧，見一個窮和尚同著兩個人，穿著月白褂褲，白骨鈕扣，左大襟，兩隻岔配鞋。夥計心裏暗付道：“這個樣子，還不願在前頭這桌子上坐，還到後堂來吃？”後堂一概是金漆八仙桌椅凳，和尚在當中坐下，柴、杜二人在左右坐下，夥計過來說：“三位來了！”和尚說：“算我沒來。”夥計說：“來了，三位要甚麼酒菜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們這裏賣些甚麼？”夥計說：“我們這裏燒烤紅白，煮煎炒燉烹炸，大碟中碟小碗，應時小吃，隨意便酌，果品珍饈，兩京碗菜，粗細便飯，上等高擺海味全席，一應俱全。”和尚說：“上等海味，每席價需多少？”夥計說：“八兩銀子一席。”和尚說：“給我來一桌，要好紹酒一壇。”

夥計答應，心裏暗想：“這窮和尚吃這頓飯花這些飯資，何不換些齊整的衣服？豈不是好？看他們吃完了，拿甚麼錢來給我？”當時祇得措桌抹凳，盃盤狼藉，小菜碟盃筷擺好，隨即將乾鮮果品、冷葷熟炒、糖拌蜜餞、雞鴨魚肉各菜齊上。和尚說：“二位吃罷。”柴元祿、杜振英二人知道是腰內無錢，說：“師父，你吃罷！吃完了沒錢給人家，我們不敢吃了。”和尚大聲說：“沒錢不要緊。”柴頭說：“沒錢你怎麼講？”和尚說：“不必擔憂，吃完了沒錢，他也無法。他要打，打輕了也不算甚麼，打重了他得給養傷之費，倒有了飯吃了。”柴杜二人也不敢吃，伏在桌邊，和尚又吃又喝，說：“這鴨子欠爛，海參欠發，燉肉太鹹，做的不入味，夥計過來！”夥計說：“大師父要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這些菜都不合口，你給我一條活鯽魚，頭尾燒湯，中段糟溜魚片，放醋。”夥計答應。和尚揀甚麼好吃就要甚麼，也不嫌貴賤，並且越貴越高興，大吃一頓，幾乎嚇壞了夥計。吃罷，叫夥計過來算帳，堂官一算說：“合共計紋銀二十四兩四錢。”和尚說：“不多，值得值得！外給小帳銀二兩。”夥計說：“謝謝師父。”和尚說：“不用謝得，惟小僧匆匆，未及帶得分文。”夥計說：“沒錢怎樣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告訴掌櫃的，給我寫上帳罷。”夥計說：“小館沒有帳的。”和尚說：“沒帳寫在水牌上就是了。”夥計說：“寫水牌，也是帳呀！我們一概不賒，你給錢罷。”和尚說：“沒錢，你瞧著辦罷。”

夥計一聽，來告訴掌櫃的說：“和尚吃了二十四兩四錢，他說沒有錢。”掌櫃的一聽，怒氣上沖，說：“紅口白牙，吃了東西，要甜的不敢給鹹的，要辣的不敢給酸的，吃完了不給錢？打你也不值，就是不要打你也要打你。眾友給我打他！”和尚說：“老柴、老杜你瞧怎麼辦？”柴頭杜頭說：“我們沒主意。”和尚說：“掌櫃的不要著急，我給你變錢。”掌櫃的說：“你變罷，不給錢你今天走不了。”和尚呆立半天，說：“掌櫃的，我們商量商量，我吃了你的東西，我給你吐出來對不對？”掌櫃的一聽，說：“你胡說！吐出來我賣給誰去？”和尚拍著桌子喊嚷：“哎呀，二十四兩四錢呀！”夥計一瞧說：“哭也要給錢。”掌櫃的正要打和尚，祇聽外面一聲喊嚷：“賢弟，你我到裏面吃盃酒。”簾來一起，進來二人，帶著十數個從人。一見濟公，二人趕奔上前，要給和尚的飯帳。

不知來者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